

大
全
集

超值白金版

新编全注全译

古文观止

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史，典范文章浩如烟海，《古文观止》所收文章皆是上乘之作，源远流长，叙事论辩，写景抒情，咏物明志，各体兼备，均为历代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自问世后，作为家塾训蒙课本，几至家置一编。所谓观止，即有此开卷，其余选本再不足观也。

(清)

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青石

主编

珍藏本



古文观止

中国华侨出版社





珍藏本



新编全注全译

古文观止

中华书局出版

(清)吴楚材
(清)吴调侯 编选
曹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全注全译古文观止 / 青石主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113-1348-5

I. ①新… II. ①青…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 IV. ①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2717号

新编全注全译古文观止

编 选: (清) 吴楚材 吴调侯

主 编: 青 石

责任编辑: 九 轩

封面设计: 韩立强

文字编辑: 黎 娜

美术编辑: 潘 松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mm×1200mm 1/10 印张: 44 字数: 787千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1348-5

定 价: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58815875 传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前言

《古文观止》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选定的。该书选录了自先秦到明朝末年的二百余篇名篇佳作，以散文为主，兼收韵文、骈文，兼顾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反映了先秦至明末散文发展的大致轮廓和主要面貌。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史，典范文章浩如烟海，《古文观止》所收文章皆是上乘之作，叙事论辩、写景抒情、咏物明智、各体兼备，代表了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内容涉及“三《礼》”、“三《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名典，其间的国家发展、政治风云、英雄传略、历史传奇、市井生活等均得到完美体现。

“观止”二字出自《左传》：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乐舞，当演出虞舜的《九韶》之后，季札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为已经观赏到了最高水平的表演（观止矣），其余的就不必再看了。编者取其二字意在表示该书已尽选古文中的精华，读了这些尽美尽善的文章，别的文章就用不着去读了。该书自清初定稿以来，成为最流行、最有影响力的初学古文选本，常作为私塾及学堂的启蒙读本，几乎家家必备，海内风行。时至今日，其通俗性、权威性仍难以动摇，依旧是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更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学习古文的必备书。鲁迅认为它与《昭明文选》一样，“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都一样的不可轻视”。

为了满足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提高学习、理解古汉语的能力，全面吸收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从中学习古代历史、典章制度、风物人情等方面的知识，我们推出了这本《新编全注全译古文观止》。本书在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调整，在“楚辞”部分加入了《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篇章，在“宋文”部分加入了《学舍记》、《议经费》、《材论》等篇章，以便更加清晰地展示古文的发展脉络。同时，书中还增设了辅助性栏目：题解，将古文的创作时代、社会环境加以解说；注释，将难理解的字句作解释，扫除阅读障碍，方便阅读；译文，忠实原作而又明白晓畅，使读者身临其境地体味作品的内涵；集评，名家名作的权威点评，多种视角深入解读，开拓阅读思路。这些栏目或纵向深入，或横向延展，帮助读者准确把握古文的精髓，体悟其蕴涵。

本书是一部经典的古文选本，我们本着历久弥新的精神，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文学性、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为此，我们搜集整理出100余幅与正文相契合的图片，包括人物画像、名胜古迹、艺术珍品、历史文物，以及情境示意图等，与文字相辅相成。

科学简明的体例、丰富精美的图片、新颖开放的版式设计有机结合，引领读者跨越时空的距离，进入辉煌的古文殿堂，领略古文的艺术魅力，进而启迪心智、陶冶情操，提高个人的文学素养和人生品位。



卷一·周文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	2
周郑交质.....	4
石碏谏宠州吁.....	5
臧僖伯谏观鱼.....	6
郑庄公戒飭守臣.....	7
臧哀伯谏纳郕鼎.....	8
季梁谏追楚师.....	10
曹刿论战.....	11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12
宫之奇谏假道.....	14
齐桓公下拜受胙.....	15
阴飴甥对秦伯.....	16
子鱼论战.....	17
寺人披见文公.....	18
介之推不言禄.....	19
展喜犒师.....	20
烛之武退秦师.....	21

卷二·周文

《左传》

郑子家告赵宣子.....	24
王孙满对楚子.....	25
齐国佐不辱命.....	26
楚归晋知罃.....	27
吕相绝秦.....	28
驹支不屈于晋.....	30
祁奚请免叔向.....	32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33
晏子不死君难.....	34
季札观周乐.....	35
子产坏馆垣.....	37
子产论尹何为邑.....	38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40
子革对灵王.....	41
子产论政宽猛.....	42
吴许越成.....	43

卷三·周文

《国语》

祭公谏征犬戎.....	46
-------------	----

召公谏厉王止谤.....	47
襄王不许请隧.....	49
单子知陈必亡.....	50
展禽论祀爰居.....	52
里革断罟匡君.....	54
敬姜论劳逸.....	55
叔向贺贫.....	57
王孙圉论楚宝.....	58
诸稽郢行成于吴.....	59
申胥谏许越成.....	60

《公羊传》

春王正月.....	62
宋人及楚人平.....	63
吴子使札来聘.....	64

《谷梁传》

郑伯克段于鄢.....	65
虞师晋师灭夏阳.....	66

《礼记》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68
曾子易箦.....	68
有子之言似夫子.....	69
公子重耳对秦客.....	70
杜蒍扬觶.....	71

卷四·秦文

《战国策》

苏秦以连横说秦.....	74
司马错论伐蜀.....	77
范雎说秦王.....	78
邹忌讽齐王纳谏.....	80
颜觸说齐王.....	82
冯援客孟尝君.....	83
赵威后问齐使.....	85
庄辛论幸臣.....	86
触轳说赵太后.....	88
鲁仲连义不帝秦.....	90
鲁共公择言.....	93
唐雎说信陵君.....	94
唐雎不辱使命.....	95
乐毅报燕王书.....	96
李斯谏逐客书.....	99

《楚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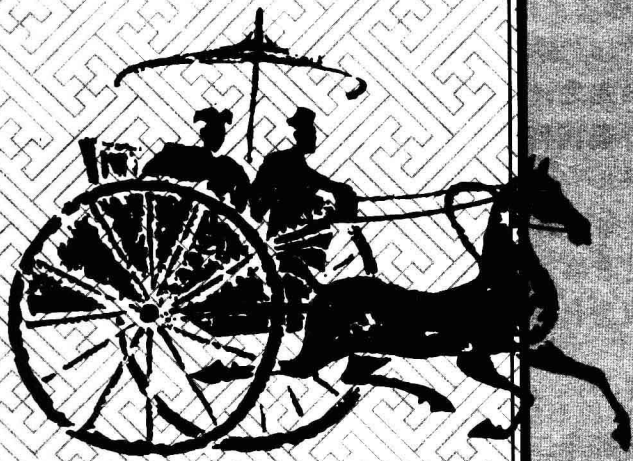
离骚.....	101
---------	-----



目录



卷一
周文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它主要依据鲁国国君的世系，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254年间，发生在周王朝和各主要诸侯国之间的历史事件。在书末还附有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晋国韩、魏、赵三家攻灭智伯之事。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内容涉及春秋时期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它的叙事风格委婉详尽，情节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它所塑造的历史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人物的对话和论辩思路缜密，生动而具有说服力，处处闪烁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它在描写战争方面尤为出色，无论对于事件前因后果，交战各国的谋略外交，还是战争进行中的重要细节和机变，都叙述得有条不紊，笔调灵活多变，行文详略得当，体现着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

至于《左传》的作者，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但自唐以后学者多有争议，现在一般认为，《左传》的作者应该是战国早期某个熟悉列国史料的人。

◎ 郑伯克段于鄢 ◎

——《左传》隐公元年

【题解】

本篇叙述了春秋时期，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共叔段、母亲姜氏之间权力斗争的故事。文中描绘郑庄公的老谋深算、欲擒故纵，共叔段的恣行无忌、骄狂妄为，姜氏的偏私狭隘、助子为虐，无不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而在你死我活的搏斗过后，庄公与母亲姜氏和好的情节难以让人羡慕，可以看见亲情在权力斗争中一再变形了。



郑伯盘 春秋 郑
盘正中有铭文14字，记郑伯作盘。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1]，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2]，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3]，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4]。公曰：“制，岩邑也^[5]，虢叔死焉^[6]。他邑唯命。”请京^[7]，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8]：“都城过百雉^[9]，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10]，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11]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12]、北鄙贰于己^[13]。公子吕曰^[14]：“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15]，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16]。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17]，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18]。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19]。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

颖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絜我独无^[20]！”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21]，隧而相见^[22]，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23]。”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24]。《诗》曰：‘孝子不匮^[25]，永锡尔类^[26]。’其是之谓乎！”

· 注释 ·

[1] 武姜：“武”是丈夫的谥号，“姜”是娘家的姓氏。[2] 寤生：难产。[3] 亟(qì)：屡次。[4] 制：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西。[5] 岩邑：险要的城邑。[6] 虢叔：东虢国国君。[7] 京：郑国地名，在今河南荥阳东南。[8] 祭仲：郑国大夫，字足。[9] 雉：古代计算城墙长度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10] 参国之一：国都的三分之一。[11] 辟：通“避”。[12] 鄙：边界的城镇。[13] 贰：双方共有。[14] 公子吕：郑国大夫。[15] 庸：用。[16] 廩延：郑国地名，在今河南延津北。[17] 完聚：指修治城郭、集结兵力。[18] 启之：指开城门做内应。[19] 弟(ti)：通“悌”。指对兄长敬爱顺从。[20] 絜(yì)：句首语气词。[21] 阙：通“掘”。[22] 隧：掘地而成隧道。[23] 泄(xiè)泄：形容快乐的样子。[24] 施(shī)：扩展。[25] 匮(kuì)：匮乏，断绝。[26] 锡：推及，影响。

【译文】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来妻子，就是后来的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分娩很难，惊吓得姜氏，因而给庄公取名为“寤生”，于是厌恶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其为太子，屡次请求武公，武公都不答应。

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邑。庄公说：“制是险要之地，虢叔曾死在那里。别的地方听您吩咐。”姜氏于是为共叔段请求京邑，庄公便叫共叔段居住在了那里，称为京城太叔。

祭仲说：“都市城墙边长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市城墙，长不超过国都城墙三分之一；中等城市，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市，不超过国都城墙的九分之一。如今京邑太大，不合制度，您将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如何躲避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会满足？不如早作打算，不要使其滋长蔓延，一旦滋生成长起来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草还很难清除，何况您被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不义之事做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你姑且等着罢！”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听从庄公的，一方面听从自己的。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样两面受命，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想将王位让给太叔，我就请求去侍奉他；如果您不想让位给他，就请您除掉他，不要使人民有二心。”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取其祸的。”太叔又进一步把西鄙、北鄙二地据为己有，还延伸到廩延。公子吕对庄公说：“行了，他羽翼已丰，会得到更多拥戴者。”庄公说：“他对君王不义，不顾手足之情，势力雄厚，反而会垮掉。”

太叔巩固城防，聚积粮草，修缮军备，准备兵士战车，打算偷袭庄公，姜氏也作为内应，想替他开启城门。庄公听到他举兵的日期，说：“可以了！”于是命令公子吕率战车二百辆讨伐京城。京城民众反叛了太叔。太叔逃往鄢邑。庄公又命讨伐鄢邑。五月二十三日，太叔逃往共国。

《春秋》上说：“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不顾兄弟情谊，所以不用“弟”字；交战双方好像两个国君，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不加管教，也符合郑国人民的意思。而不写大叔“出奔”，是责难庄公有杀弟的动机。

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颖，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颖考叔是颖谷的地方官，听说这事，便来到国都，说是有礼献于庄公。庄公赐宴，吃饭时，颖考叔把肉放在一旁不吃。庄公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有老母，我的食物她都尝遍了，却没尝过

您所吃的菜肴，我想留给她尝尝。”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独独我没有。”颖考叔说：“敢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其中的缘故，并且讲出自己的悔意。颖考叔回答说：“君王有什么好忧虑的！若掘地见泉，在隧道里相见，谁能有非议？”庄公依从了他的办法。庄公进入隧道，唱到：“大隧之中，其乐融融。”姜氏从隧道中出来，唱到：“大隧之外，心情愉快。”于是母子又和好如初了。

君子说：“颖考叔的孝顺是纯正的。他孝敬爱戴自己的母亲，又用这样的孝敬和爱戴影响了庄公。《诗经》上说：‘孝子之心不尽不竭，会推及影响到他的族类。’说的就是颖考叔这样的人吧！”

→ 集评 ←

[清]魏禧：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狠，颖考叔之敏妙，情状一一如见。（《左传经世钞》卷一）

◎ 周郑交质 ◎

——《左传》隐公三年

【题解】

本篇就周王室与郑国之间交换人质以明各自诚信，而后再因种种芥蒂反目成仇的事情，阐述了作者“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言不由衷，交换人质也没有用）的观点。文章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其时周室衰微，无力驾驭诸侯的历史背景。

【原文】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1]。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2]。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3]，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4]，蘋、蘩、蕰、藻之菜^[5]，筐、筥、錡、釜之器^[6]，潢汙行潦之水^[7]，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蘋》、《采蕨》，《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 注释

[1]畀(bì)：托付，给予。[2]祭足：郑国大夫。温：周地名。[3]要(yāo)：约束。[4]毛：草。[5]蘋(pín)、蘩(fán)、蕰(wēn)、藻：均为野菜。[6]筐、筥(jǔ)、錡(qí)、釜：四种容器。[7]潢汙(wū)：积水。行(háng)潦(lǎo)：流动的水。

【译文】

郑武公、庄公父子先后任周平王的执政大臣，平王又兼用虢公。庄公抱怨，平王说：“没有这事。”因此周与郑便交换人质。平王之子狐为人质去往郑国，庄公之子忽为人质前往周朝。平王驾崩，周王朝想把国政全部托付给虢公。四月，郑国的祭足领兵割取温地的麦子。秋天时，又割取成周的谷子。周王朝和郑国遂彼此仇恨。

君子说：“言不由衷，交换人质也没有用。明确互相谅解的原则而后行动，又根据礼制加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能使其产生隔阂？假若互信互谅，那涧、溪、沼、沚的草，蘋、蘩、水藻一类的野菜，方筐、圆筐、蒸锅、炒锅一类的器皿，甚至地面上的积水与流水，都可以敬献鬼神，贡奉给王公；何况君子于两国间建立信赖关系，按照礼仪行事，又何必

用人质?《国风》有《采芣》、《采蘋》,《大雅》有《行苇》、《洞酌》,这四篇诗都是昭示忠实和信赖的。”

◎ 石碏谏宠州吁 ◎

——《左传》隐公三年

【题解】

本篇简明地介绍了卫庄公的子嗣情况,讲述了大臣石碏劝庄公早立储君,爱子应该以教导其遵从规矩道义为准则,不过度宠溺而使其骄奢淫逸,最后造成祸乱的观点。卫庄公不听劝阻,还是没有原则地宠爱公子州吁,但最终立桓公为君。后来骄纵的州吁终于犯上作乱,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王。

【原文】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1],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2],曰厉妫,生孝伯,蚤死^[3]。其娣戴妫生桓公^[4],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5]。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

石碏谏曰^[6]：“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7]，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

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8]。

· 注释 ·

[1] 东宫：太子之宫，此处意指太子。[2] 陈：春秋时国名，妫姓。[3] 蚤：通“早”。[4] 娣：妹妹。[5] 嬖人：受宠的姬妾。[6] 石碏(què)：卫国大夫。[7] 眡(zhě'n)：自安自重。[8] 老：告老。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美丽却没有儿子，卫国人就为她写了《硕人》这首诗。庄公又从陈国娶来名叫厉妫的女子，生下孝伯，很小就夭折了。厉妫随嫁的妹妹，生桓公，庄姜把他看做是自己儿子。公子州吁是庄公宠妾所生，受到庄公的宠爱，州吁喜欢玩弄武器，庄公不禁止，庄姜厌恶他。

石碏劝庄公说：“臣听说怜爱儿子就要教他道义规矩，不让他走上邪路。骄傲、奢侈、放荡、安逸是走上邪路的开始。四种恶习的产生由于过分的宠爱和过多赏赐。您若想立州吁为太子，就定下来；若还没有，过度的宠爱会导致祸患。受到宠爱却不骄傲，骄傲却安于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却能不怨恨，怨恨却能克制自己的，这样的人太少了。而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驾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弱小欺侮强大，淫荡破坏道义，此所谓‘六逆’。君王仁义，臣下恭行，为父慈善，为子孝顺，为兄爱护，为弟恭敬，此所谓‘六顺’。舍顺而学逆，就会招致祸害加速到来。作为人君，务必消除祸害，而今却使之加速到来，恐怕不可以吧？”

庄公不听劝。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州吁来往密切，石碏禁止，石厚不听。及庄公死，桓公即位，石碏便告老还乡了。

[清]王源：前入州吁之宠，笔笔曲；后叙石碯之谏，笔笔切。曲矣，而立案甚严；切矣，而敷辞甚变。用笔之妙也。（《古文翼》卷一）

[清]吴楚材、吴调侯：“宠”字，乃此篇始终关键。自古宠子未有不骄，骄子未有不败。石碯有见于此，故以教之义方为爱子之法。是拔本塞源，而预绝其祸根也。庄公愎而弗图，辨之不早，贻祸后嗣，呜呼惨哉！（《古文观止》卷一）

◎ 臧僖伯谏观鱼 ◎

——《左传》隐公五年

【题解】

鲁隐公打算去远离国都的棠地观看渔人捕鱼的活动，臧僖伯认为这样率性任意的行为不合礼法，是自乱其政。但隐公不听劝谏，以公务为名前往，最终被史书记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原文】

春，公将如棠观鱼者^[1]。

臧僖伯谏曰^[2]：“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3]。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4]，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5]，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6]。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7]，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8]，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9]，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略地焉^[10]。”遂往。陈鱼而观之。

僖伯称疾不从。

书曰：“公矢鱼于棠^[11]。”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 注释

[1] 鱼：通“渔”，捕鱼。[2] 臧僖伯：鲁国公子。[3] 轨、物：法度和礼制。[4] 亟：屡次。[5] 春蒐(sōu)：指在春天猎取没有怀孕的野兽。夏苗：指在夏天猎取危害庄稼的野兽。秋狝(xiǎn)：指在秋天出猎。狩：围猎。[6] 振旅：整顿军队。[7] 文章：花纹和色彩。[8] 俎(zǔ)：古代祭祀、宴会时盛肉类等食品的器皿。[9] 皂隶：差役。[10] 略：巡视。[11] 矢：通“施”，陈列。

【译文】

隐公五年春天，鲁隐公打算到棠邑观看捕鱼。

臧僖伯劝谏说：“一切事物，不和国计民生的大事相关，材料不能用来制作礼器兵器，国君就不要去理会它。国君是使臣民行为符合于法度和礼制的人。所以，通过讲习大事来衡量法度规范是否得当称为正轨，选取材料制作器物以明等级文彩称为礼制。不合法度规范，无关礼制的行动则称为乱政。屡次实行乱政，就会导致衰败。所以春夏秋冬的田猎都是在农闲时讲习大事的行动。每三年出城进行大演习，进城便整顿军队，而后到宗庙宴饮，祭告宗庙，清点军用器物，计算田猎的收获。这是为了显示车旗器用上的文彩，区分尊贱，辨别等级，顺序排列长幼的次序，演习上下的威仪啊。鸟兽的肉不能放进祭

器作为祭品的，皮革、齿牙、骨角、毛羽等物不能用来制作装饰祭器的，国君就不必亲自去射取，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产品采收，一般器具材料的取得，这是差役们的工作，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不是国君应该管的。”

隐公说：“我准备巡视地方。”于是去了，在那里陈列各种捕鱼的器具，加以观赏。

僖伯托病不随行。

《春秋》上说：“公矢鱼于棠。”认为这种行为不合礼法，并且讽刺鲁隐公跑到那远离国都的地方去观看捕鱼。

→ 集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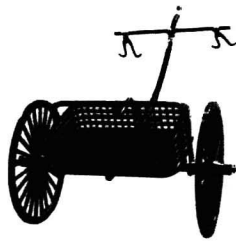
[清]浦起龙：口中不曾一字说出观鱼，而观则非轨，鱼则非物。非轨非物，即是非礼。言归典则，法归丝扣。（《古文眉诠》卷一）

◎ 郑庄公戒饬守臣 ◎

——《左传》隐公十一年

【题解】

鲁隐公十一年（前712年）七月，郑、齐、鲁三国联合攻打许国。弱小的许国被占领之后，齐、鲁两国经过推辞，把许国的土地让给了当时势力强大的郑国。郑庄公占得实利，在派出官员协理许国政事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番委婉迂曲、动情入理的说辞，从而使许国“名正言顺”地成为了郑国的附庸。



战车 春秋

【原文】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1]，傅于许^[2]。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3]，子都自下射之^[4]，颠。瑕叔盈又以螯弧登^[5]，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6]，遂入许。许庄公奔卫。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7]，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

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8]，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9]，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10]，其敢以许自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11]，其能降以相从也。无滋他族实逼处此，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许乎^[12]？寡人之使吾子处此，不惟许国之为，亦聊以固吾圉也^[13]。”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14]，无置于许。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15]，王室而既卑矣^[16]，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夫许，大岳之胤也^[17]。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争乎？”

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 注释 ·

[1]庚辰：七月一日。[2]傅：逼近，迫近。[3]颍考叔：郑国大夫。[4]子都：郑国大夫。[5]瑕叔盈：郑国大夫。[6]壬午：七月三日。[7]共：通“供”。[8]许叔：许庄公的弟弟。[9]逞：满意。[10]共亿：相安。[11]昏媾：婚姻。

昏，通“婚”。〔12〕禋(yīn)祀：本指升烟祭天以求福，这里泛指祭祀。〔13〕圉(yǔ)：边境。〔14〕而：通“尔”，你。〔15〕先君：指郑武公。〔16〕卑：衰落。〔17〕大岳：传说为尧舜时候的四方部落首领。胤(yìn)：后代。

【译文】

隐公十一年秋七月，鲁隐公会合齐僖公、郑庄公攻打许国。初一这一天，军队迫近许城。颍考叔拿着郑庄公的大旗“螯弧”抢先登城，子都从下边用箭射他，颍考叔从城上跌落了下来。瑕叔盈又拿着螯弧旗登上城头，挥动着旗子向四周大喊道：“国君登城了！”郑国的军队于是全部登城。初三这一天，军队占领了许国。许庄公逃往卫国。齐僖公要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君侯说许国不恭敬，我于是跟从君侯前来讨伐。许国既然已经伏罪，虽然君侯有命，我也是不敢接受的。”于是把许国让给了郑庄公。

郑庄公派许国大夫百里侍奉许庄公弟许叔住在许国的东部边境上，说：“上天降祸于许国，鬼神实在对许国国君不满意，借我的手来进行惩罚，我只有一两位同姓的臣属，尚且不能平安相处，岂敢把攻占许国作为自己的功绩呢？寡人有个弟弟，不能与我亲爱和睦，因为我的原因现在还在四处求食，更何况长久地占有许国呢？您侍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我将让公孙获来帮助您。若是我死后得以埋葬于地下，上天又依照礼法收回了加于许国的祸害，宁可使许庄公重新来治理他的国家。那时，只要我郑国有所请求，许国就会像亲戚一样，能够诚心允许郑国，不使他国乘机强住在这里，逼迫我们，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挽救危亡都来不及，何况是占领许国的土地呢？我之所以使你们居住在这里，不单是为了许国，也是借此来暂时巩固我的疆土。”于是又让公孙获居住在许国的西部边境上，对他说：“凡是你的器用财货，不要放在许国之内。我死以后，就赶快离开这里。我的先父在这里新建城邑，周王朝既然已经衰落了，周朝的子孙们互相之间的攻伐日益严重，秩序日益混乱。许国，是太岳的后代，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朝，我怎能还与许国相争呢？”

君子说：“郑庄公在这件事上的做法合于礼。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所秩序，使后代受益的东西。许国，是因没有合礼法所以才去讨伐它，服罪了就宽恕它，度量自己的德行后才与人相处，衡量自己的力量后才作出举动，看清形势才行动，不连累后代，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集评（

〔清〕吴楚材、吴调侯：郑庄戒饬之词，委婉纡曲，忽为许计，忽为郑计，语语放宽，字字放活。（《古文观止》卷一）

〔清〕浦起龙：郑、许壤接，庄复擅有时望，疑其直攘是许矣。岂知老猾不肯造次，料定许非我得终有，身后更无制许远图，第以口擅予夺，使之一时弭首而止。左氏谓伐之舍之，度德量力，相时无累，正识得奸雄分际深也。（《古文眉诠》卷一）

◎ 臧哀伯谏纳郜鼎 ◎

——《左传》桓公二年

【题解】

宋国太宰华都弑杀其君宋殇公后，害怕遭到诸侯的讨伐，于是向诸侯行贿，鲁国收到了宋国早年灭郕时取得的大鼎。鲁桓公想要将大鼎放在太庙之中，臧哀伯于是劝阻鲁桓公说，君王应该昭示美德、阻塞邪恶、处处以身作则。并阐释了建立礼制的目的，论证了桓公将赂器放入太庙的危害。

【原文】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1]。纳于大庙，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2]：“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3]，大路越席^[4]，大羹不致^[5]，粢食不凿^[6]，昭其俭也。衮、冕、黻、珽^[7]，带、裳、幅、舄^[8]，衡、紕、紘、纒^[9]，昭其度也。藻、率、鞞、鞞^[10]，鞶、厉、游、纍^[11]，昭其数也。火、龙、黼、黻^[12]，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钺、鸾、和、铃^[13]，昭其声也。三辰旂旗^[14]，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天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郕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15]。

周内史闻之^[16]，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 注释

[1]郕(gào): 国名,在今山东城武东南。[2]臧哀伯: 鲁国大夫。[3]清庙: 即太庙。[4]大路: 天子祭祀时用的车。越(kuò)席: 蒲草席。[5]大羹(tài): 古代祭祀时用的肉汁。不致: 不放调味品。[6]粢(zī)食: 此处特指祭祀用的谷物。[7]衮(gǔn): 古代帝王及上公穿的绘有龙的礼服。冕: 古代帝王及上公所戴的礼帽。黻(fú): 古代祭服的蔽膝,用熟皮做成。珽(tǐng): 古代帝王所持的玉笏,又称大圭。[8]幅: 即缠腿的布。舄(xì): 重木底鞋(古时最尊贵的鞋,多为帝王或大臣穿)。[9]衡、紕(dǎn)、紘(hóng)、纒(yán): 古代冠冕上的四种装饰品。[10]藻、率(lǜ): 古代放置圭、璋等玉器的垫子。鞞(bǐng)、鞞(běng): 刀鞘和刀鞘上近口处的饰物。[11]鞶(pán)、厉: 古代衣服上的大带。游(yóu): 通“旒”,旌旗上的飘带。纍: 马鞅。[12]火、龙、黼(fǔ)、黻(fú): 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图案。[13]钺(yá)、鸾、和、铃: 古代车马旌旗上的四种响铃。[14]三辰: 指日、月、星。旂(qí)旗: 有铃铛的旗子。[15]公: 这里指鲁桓公。[16]内史: 周朝官名,掌书王命等事。

【译文】

鲁桓公二年夏四月，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郕国的传国大鼎。安放在太庙里，是不合于礼的。

臧哀伯劝阻说：“做人君的，应该发扬美德，阻塞邪恶，以此来作为百官的榜样，还怕有所缺失，所以还要宣扬美德以昭示子孙。因此太庙用茅草盖成，大车用薄草席作垫子，肉汁不调五味，主食不用精米，这样做是为了表明节俭。礼服、礼冠、蔽膝、玉笏、腰带、裙子、裹足、鞋子、横簪、瑱系、帽带、头巾，这些是用来表示等级制度的；玉器的垫子、刀鞘的装饰、束衣的布带、下垂的大带、旌旗的飘带、马鞅，这些是用来表示尊卑等级的；衣上画火、画龙、画黼黻，这些是用来表示贵贱的花纹；用五色来象征天地四方，是为了表明车服器械的颜色；用各种各样的鸾铃来点缀车马旗帜，是为了表明各种声音；将日月星辰画于旗上，是为了表明光彩。讲求美德，就应该节俭而有法度，升降而有等级，用文彩和器物来记录它，用明亮声音来发扬它，以此来为百官树立榜样，百官因此警醒恐惧，不敢轻视纲纪法律。现在您废弃道德而炫耀有违礼法的行为，把人家贿赂的器物置于太庙之中，把它明明白白地置于百官面前，如果百官也跟着这样做，您又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衰败，是由为官者走入邪路开始的。为官者丧失道德，是由于自恃被宠信而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郕鼎置于太庙之中，什么样的明目张胆接受贿赂能比这更甚呢？周武王打败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阳，正义之士还有所非议，何况把象征着违背礼法、表明叛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之中，这怎么能行呢？”隐公不听。

周朝的内史听到了此事，说：“臧孙达在鲁国一定会后继有人吧！君主违背礼制，他没有忘记用道德来加以劝阻。”

[清]谢有辉：一亡国之器，何足宝贵，况其为弑逆之赂乎？臧孙“昭德塞违”之言，及“百官象之”之语，可谓痛切矣。（《古文赏音》卷一）

◎ 季梁谏追楚师 ◎

——《左传》桓公六年

【题解】

楚国入侵随国，为了麻痹对方，楚王听从了部下斗伯的建议，故意懈怠军容来接待随国的使者少师。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季梁阻止了听了汇报的随君想要趁机追击楚军的举动，他不但指出这是楚军的计诱，更向信奉神明的随君阐述了“民为神主，先民后神”的民本思想，劝其内修政事，外联诸侯。楚国于是不敢轻举妄动。

【原文】

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1]，军于瑕以待之^[2]。随人使少师董成^[3]。斗伯比言于楚子曰^[4]：“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5]：“季梁在^[6]，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7]，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8]，粢盛丰盛^[9]，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疫蠹也^[10]，谓其备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11]，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12]，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13]。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

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 注释 ·

[1] 薳(wěi)章：人名，楚国大夫。成：讲和。[2] 瑕：春秋时随国地名。[3] 少师：官名。董成：主持讲和之事。[4] 斗(dòu)伯比：楚国大夫。楚子：指楚武王。[5] 熊率(lù)且比：人名，楚国大夫。[6] 季梁：随国贤臣。[7] 祝：掌管祭祀的官。史：掌管祭祀时记事的官。[8] 牷(quán)：毛色纯一的牲畜。腍(tú)：肥壮。[9] 粢(zī)盛(chéng)：古代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谷物。[10] 疾(cù)蠹(luó)：疥癣。[11] 醴(lì)：甜酒。[12] 五教：指儒家所宣扬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标准。[13] 禋祀：此处泛指祭祀。

【译文】

楚武王入侵随国，一面派薳章去和谈，一面在瑕地驻军等待。随国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对楚武王说：“我们在汉水东边一直不能得志，是我们使它这样的。我们扩大我们的军队，整顿我们的军备，凭借着武力去逼迫别国，那里的国家因为害怕我们而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在汉东诸国中，随国最大。随国要是自高自大，就必然抛弃小国。小国离心，我们就可得利。

少师这个人很骄傲，请把我们的军队装成疲弱以助长他的骄傲之气。”熊率且比说：“有季梁在，这样做有何益处？”斗伯比说：“以后再对付他，少师正受到随君的信任。”楚武王把军容搞得乱七八糟来接待少师。

少师回去，请求追击楚军。随侯想要答应他。季梁劝阻道：“上天正在帮助楚国，楚军的疲弱，是在引诱我们，君侯急什么呢？臣听说小国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小国有道，大国无道。所谓道，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鬼神。居高位的人思考如何让百姓受益，此为忠；祝官史官真实无欺的言辞，此为信。现在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私欲，祝官史官虚报功德来祝告鬼神，我不知道这样是可以的。”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畜毛无杂色而肥壮，祭器里的黍稷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使神灵信任？”季梁回答说：“百姓，是鬼神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主总是把百姓的事情办好，而后才去侍奉神灵。所以进献牲畜时祷告说‘牲口又大又肥’，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足，是说他们的牲畜肥大而且繁殖旺盛，没有疾病，是说他们的牲口充足而且品种完备。在奉献黍稷时祝告说‘饭食干净而丰盛’，是说春夏秋三季没有灾害，百姓和睦，收成很好。奉献甘醇的美酒时祝告说‘上好粮食酿成的美酒’，是说上级和下属都有美德而没有邪恶的心思。讲到祭品的馨香，是说没有谗佞奸邪的小人存在。所以致力于农事，完善伦理规范，与亲族关系紧密，用这些来进行祭祀。因此百姓和睦而鬼神降福，所以行动就能成功。现在百姓各有心思，鬼神没有主人，君侯虽然独自献上丰盛的祭品，又能有什么福降呢？君侯还是先整顿政事，加深和兄弟国家之间的友谊，这才近乎于免除灾难。”

随侯害怕，从而修明政治，楚国因此而不敢前来攻打。

〉 集评 〈

[清]吴楚材、吴调侯：篇中偏从致力于神处看出成民作用来，故足以破随侯之感，而起其惧心。至其行文，如流云织锦，天花乱坠，令人应接不暇。（《古文观止》卷一）

◎ 曹刿论战 ◎

——《左传》庄公十年

【题解】

鲁庄公十年（前684年）的长勺之战，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之一。本篇讲述的是鲁人曹刿在战前与鲁庄公就是否可以作战而进行的论辩，在作战过程中通过把握时机克敌制胜的精彩指挥，以及他是如何通过战场细节判断敌情，从而作出追击敌军的正确决定。

【原文】

齐师伐我^[1]。公将战。曹刿请见^[2]。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3]，未能远谋。”遂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4]，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5]，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6]，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7]，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8]。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9]，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10]，故逐之。”

· 注释 ·

[1] 我：指鲁国。[2] 曹刿(guì)：人名，鲁国人。[3] 鄙：目光短浅。[4] 专：独自享用。[5] 牺牲：指古代供祭祀用的猪、牛、羊等牲畜。玉帛：玉器和丝织品。[6] 孚：为人所信服。[7] 属：类。[8] 长勺：鲁地名，在今山东莱芜东北。[9] 轼：古代车厢前面供人手扶的横木。[10] 靡：倒下。

【译文】

鲁庄公十年春，齐国军队前来攻打鲁国，庄公准备迎击。曹刿请求进见。他的同乡人说：“大官们会来谋划的，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大官们见识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进见。

他问庄公：“您凭什么来作战？”庄公说：“衣着吃食享受，不敢独自享用，必然分给别人。”曹刿答道：“小恩小惠不能遍及百姓，百姓是不会跟从您的。”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从不敢虚报，必说实话。”曹刿说：“小的诚实不能使神灵信任，神灵是不会赐福的。”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官司，虽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做到合情合理。”曹刿答道：“这属于为百姓尽心办事的行动，可以凭这个条件打一仗。作战时请让我跟随您一起去。”

庄公和他同乘一辆兵车。与齐军交战于长勺。庄公将要击鼓进军。曹刿说：“不行。”齐军击鼓三次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齐军大败。庄公又要下令追击，曹刿说：“不行。”他下车看了齐军战车的轮迹，又登上车前的横木瞭望齐军撤退的情况，这才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

战胜以后，庄公问他其中的缘故。曹刿回答说：“作战靠勇气。击第一通鼓的时候军队的士气便振作了起来，击第二通鼓的时候士气便开始减弱了，等到击第三通鼓的时候，士气就枯竭了。敌人的士气枯竭而我军的士气旺盛，所以能够战胜他们。大国难于捉摸，恐怕藏有伏兵。我看到他们战车的轮迹杂乱，望见他们的旗子倒下了，确实是在败退，所以追击他们。”

→ 集评 ←

[清]吴楚材、吴调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骂尽谋国债事一流人，真千古笑柄。未战考君德，方战养士气，既战察敌情，步步精详，着着奇妙，此乃所谓远谋也。左氏推论始末，复备参差错综之观。（《古文观止》卷一）

[清]余诚：“远谋”二字，一篇眼目，却借答乡人语闲闲点出。入后层层写曹刿远谋，正以见肉食者之“未能远谋”也。通篇不满一百二十字，而其间具无限事势、无限情形、无限问答，急弦促节，在《左传》中另自别是一词。（《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一）

◎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

——《左传》僖公四年

【题解】

齐桓公纠合诸侯攻下楚国的临近小国蔡国，矛头直指楚国，理由是它对周王室进贡不周，并对周昭王的南征不归负有责任，所以进行征讨。面对这冠冕堂皇的出兵借口，楚国派往齐营的使者屈完不卑不亢，时而恭顺认错，时而严词反驳，一方面倡导齐君应该以德义服众，一方面强调楚国的决心抵抗，以刚柔相济、睿智严谨的外交辞令促成了与诸侯阵营的联盟，史称“召陵之盟”。“风马牛不相及”的成语便出自本篇。

【原文】

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